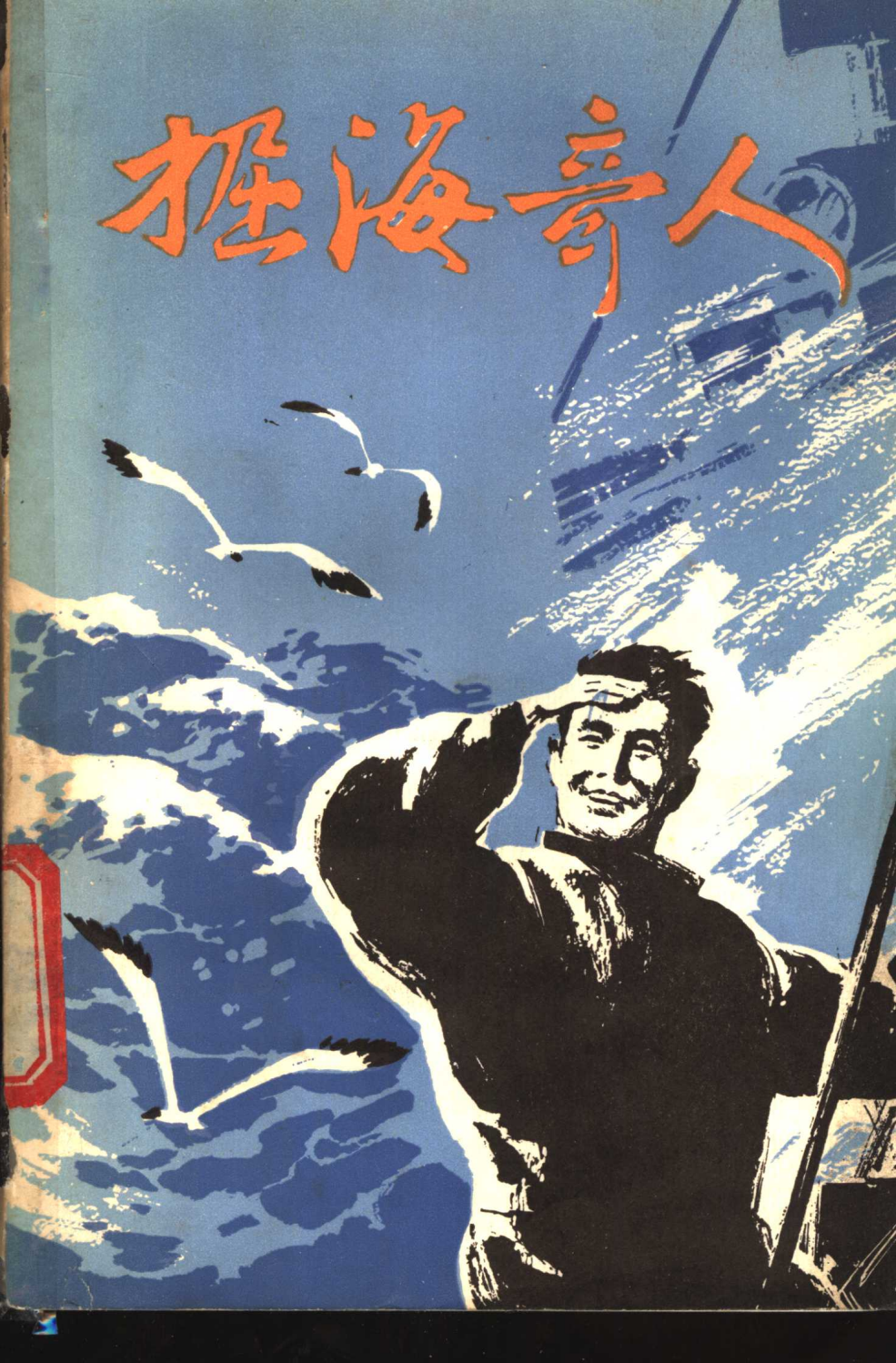


人海奇闻



掘海奇人

——记我国潜水打捞事业开拓者张智魁

李 树 喜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第一流奇人

香城喜

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32千字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册

书号：10310·41 定价：1.10元

目 录

- 第一章 从虎到龙的转变····· (3)
- 第二章 东海惊涛——“跃进”号沉船事件····· (22)
- 第三章 不沉的船····· (60)
- 第四章 “阿波丸”之谜····· (95)
- 第五章 世界海洋的诱惑····· (116)
- 第六章 啊，鼓浪屿····· (128)
- 第七章 “爪哇海”在呼唤····· (156)
- 第八章 真理与烈火之间····· (166)
- 尾 声····· (184)



本书主人公——新中国潜水打捞事业开拓者、专家、共产党员张智刚

一个人面对着大海，面对着浪波翻涌、万古不息、无边无垠的大海。

他是那样专注、痴情。高而壮实的身驱象钉在海滩上的石桩，夕阳西下映出他长长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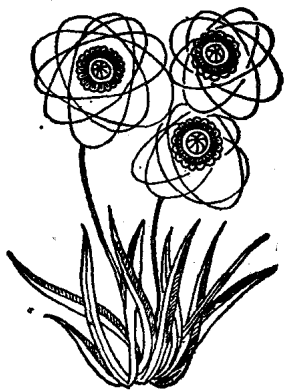
他从陆地来。在解放祖国大陆的征战中，他浑身斑痕，伤痛未止。他没有回首眷恋过去的历史，而是望着大海的深处与远方。那里埋藏着财富，孕育着风浪，蛰伏着危机。但他没有犹豫，而是奋力向前。现在，大海对他产生了越来越

大的吸引力。突然，他一个猛子，扎到了大海深处。他的目标太大了，除了无法计算的海底石油及其它资源外，还有数不清的海底沉船，仅一条“阿波丸”便有价值亿万的金银、珠宝……

谁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潜水打捞事业的历史，或写一篇海洋战略开发的文章，就必须写上这样一个名字——张智魁。

他太平凡了，十五岁参加八路军，二十七岁转业后任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经理。但他又很奇特：从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英雄团团长到潜水打捞的专家与指挥者，从“跃进”号沉船事件到“阿波丸”之谜，一心追求，一生冒险，一身风浪。常人认为无法办到的事情，通过他的努力而获得意外的成功，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于是，这个人走向大海的看来似乎平平常常的脚印，便成为颇具传奇色彩的记录。



第一章

从虎到龙的转变

走向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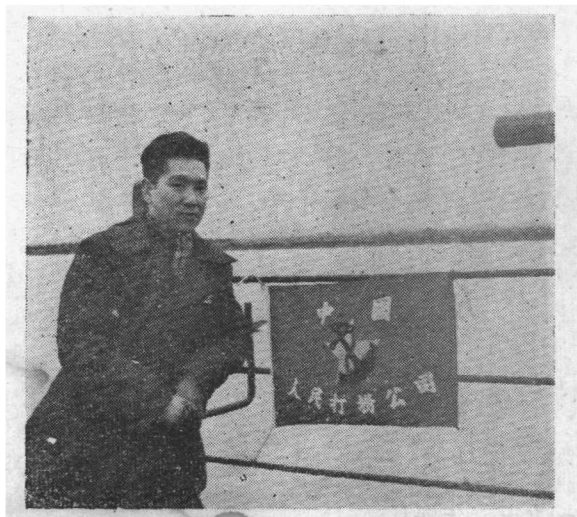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深秋。

一条微型快艇在烟波浩渺的长江口跳荡着前进，象一条擦着水皮飞跃的梭鱼，尾部喷射着白色的浪花，箭一般地从许多大船身边飞过，激起人们一阵阵的羡慕与喝采。

驾快艇的这个人不是通常的水手，而是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经理张智魁。他是独自一人从江阴炮台返回黄浦码头的。

一九五二年，这位二十七岁的英雄团团团长张智魁转业到中国人民打捞公司任经理。他身上负过五次伤，脖颈里还留着国民党的弹片。鉴于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与持有二等残废证书，上级专门为这位年轻的经理配了一辆德国造卧车。然而，张智魁的心一下子交给了大海。他的信条是：干这一行就要成为这一行的内行。他要实现由陆地虎到水中龙的转变。于是，他忍着腿上的伤痛，跳上了船头，跳下了大海。

这是一个数百万干部、军人面临着的伟大转变的时代



1952年张智魁由部队转业,担任中国人民打捞公司经理。(后改称上海打捞局局长。)

——由战争转变为和平建设。转变逼着人们作出抉择。后来的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转变得成功。而象张智魁由战斗英雄转变为专家学者的则更为少见。道理简单而又深刻:只有变成内行才有指挥权,才符合党、人民和时代的要求。只作原则指挥、整日价说外行话的领导,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很可悲的。

于是,这位打捞公司经理决心走向江河,钻进大海,而且不做则已,既然身负其责,就要走得远远的,钻得深深的,成为挖掘江河大海的弄潮儿!

然而,此时的张智魁毕竟是一个外行啊!

学习,学习可以使自己变成内行。他如醉如痴地投入了解

放初期的学习热潮中。学游泳，学海洋专业，学外语。他向自己的下属学习：童葵轩，解放前中国第一个开办打捞公司的民族实业家；何葆熙，有多年打捞经验的工程师。然而，这还不能满足他。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潜水打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向远海与深海。而中国人还没有深水打捞大型船只的经验！

眼睛向外，看看世界。经过一番考虑与选择，一九五四年，张智魁带队去波兰学习潜水打捞技术。

波兰国土紧傍波罗的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沉在那里的无数条军舰与货船，使波兰成为打捞技术与打捞事业迅猛发展的国家。

张智魁首先结识了包英茨船长。

包英茨是典型的波兰人，波兰打捞公司总经理。他原来是个走风闯浪的船长，因而人们一直亲切地称他是“船长”。

包英茨打听到张智魁是个身经百战的英雄团团长时，脸上流露出敬佩之情。他听说张智魁是“二等残废”，以为他只是水上指挥首长。当他看见张智魁利落穿好潜水服，“扑通”跳进波涛的时候，不由地惊叫一声，并翘起了拇指！

在这里，张智魁既是领队，更是一名普通战士与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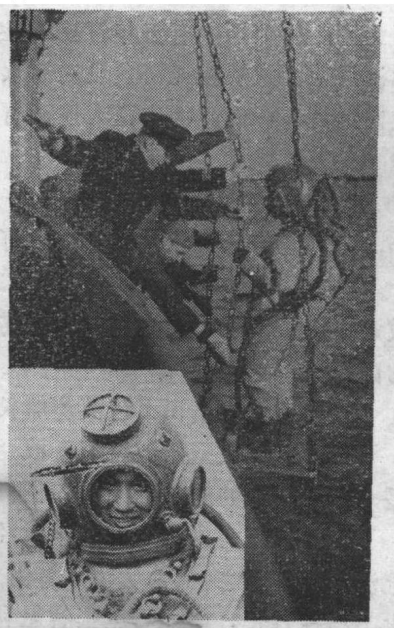
他学习最基础的潜水科学知识，从大气压的变化学起。在这里他才第一次透彻了解：潜水愈深，人体所承受的压力便愈大，所需的氧气量愈多。只有保证空气供应，才能维持潜水员的生命，进行深水作业。在潜水员浮出过程中，压力逐渐减少。而如果这个过程太猛太快，就会因突然减压造成血管突然扩张或迸裂，这就是“减压病”。由此，他又学习了防止潜水职业病的医疗技术。他重点考察和学习了浮筒打捞方法：用封闭的装满海水的金属筒沉到水中与沉船绑结，然

后抽空筒中的水造成浮力，从而把沉船浮起。更重要的是，他学习了指挥打捞、潜水的知识。

在波罗的海之滨，中国人是波兰人的学生。但学生往往引起老师的敬佩，那就是中国人身上的执著追求与顽强奋斗的精神。

外国打捞的常规是用照明设备。潜水员依赖照明灯探寻沉物，观察海底。然而，一旦海水搅动浑浊，照明灯便不起作用。而中国的潜水员则可以不用照明，凭手的摸索判断水下情况，辨别沉船的状况与各个部位。在波罗的海风浪涌动、海水浑浊条件下的打捞中，张智魁同几个潜水员跳下大海，完成了波兰潜水员无法解决的任务。

一年的学习结束了。经过严格考核，张智魁获得了波兰国家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合格证书。他，满载而归了。他变了，变成一个打捞、潜水专业人员，又渐渐变成一个有丰富打捞知识的专家。他很快写出了《浮筒打捞法》一书，并主持制造了中国式的钢壳浮筒和减压仓。他开始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战略研究。“救捞并举，以救为主，面向海洋，多种经营”



张智魁领队赴波兰学习潜水打捞技术。
图为他在波罗的海参加常规潜水作业
实习。



张智魁对自己所写的《浮筒打捞法》一书的修订本进行校对。

的主张，说明了他的深思与远见。

后来，打捞公司改为打捞局，张智魁任局长。但他这时已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局长了，是一个有新鲜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局长，一个专家兼指挥者。

十万火急：“4·18”潜艇沉没

一九五九年冬季的海风是肆虐而冷酷的。十二月，正是舟山群岛的大风季节，我东海舰队某部正在嵎泗列岛海域进行海上军事演习，驱逐舰、护卫舰在海面上驰骋，而潜水艇则在水下做各种配合。

在风高浪涌之中，当一艘编号为“4·18”的潜艇要浮出水面的一刹那，由于计算错误和指挥失当，潜艇首楼顶撞在一艘护卫舰的底部。那护卫舰有万钧压力，潜艇首楼被撞碎，很快地沉向海底，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立即抢救“4·18”潜艇！火速营救艇中的官兵！

然而，大海搅动不息，护卫舰与潜艇都在运动之中，潜艇究竟沉在何处？而且，即使找寻到“4·18”潜艇在海底的确切位置，也没有手段将它打捞上来，因为，海面上有的只是战斗编队，舰上有的只是救生圈、绳索、枪炮之类！

这是一起空前的重大事故！

紧急电报送到在上海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将军手里。

陶司令火速同上海打捞局联系求助。那时候，海军自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打捞力量。而且，在48米水深处作业并打捞潜艇，这在中国打捞史上尚无先例！

深夜十一时，张智魁从上海港出发了。他身边是打捞局的几员大将，负责生产管理的龙惠民和潜水模范沈阿四亦在其中。

深夜里的海风更加暴烈，八级风推着小山一样的巨浪一排排压来。上下左右都是可怕的黑浪笼罩的世界，大海象一头被触怒的猛兽，似乎要把任何敢来它头顶上冒犯的人吞入腹中。然而，救急者不理睬大海的威吓。他们乘坐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高射炮艇，象一条半没在海水中的鲸鱼摇晃着前进。

这是一次罕见的冒险的航行。海军和打捞队多数人都晕船呕吐，张智魁却十分清醒。他有些耽心，但更强烈的是期待。在这样水深条件打捞潜艇，不能说有绝对把握，但是，他愿意冒险，去探索新的课题，达到新的深度。一个潜水者不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海才变得老练和成熟起来吗？人类社会不是通过一次次冒险的实践而前进的吗？

午夜时分，高射炮艇到达出事海区。

“情况怎么样？”海军首长询问舰队负责人。

“刚捞上一个遇难人员!”现场观察哨报告。

张智魁已经看见了那个遇救而浑身抖动的战士。他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只是拚命地叫喊：“冷啊，冷死了。”周围的人们慌乱地给他烤火，又蒙上几层棉被。

“冷啊，冷啊!”那个战士依然叫个不停。

“赶紧停止”!张智魁大声叫道：“他这是减压病，快送进减压舱，先加到六个大气压，然后慢慢减压，要几个小时后才能出来。否则，生命危险!”

这位唯一的获救者陈述：潜艇被撞坏首楼时，海水哗哗涌进，艇内人员急速从顶盖钻出，因为突然压力失去平衡，一个个昏死过去；而他是缓缓地从小舱内爬出来的……这次事故遇难官兵三十六人。

黑暗与巨浪笼罩着一切，似乎要掩盖住“4·18”潜艇的秘密。在这样条件下，辨别方向与把握方位都是极其困难的。

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负责人都在现场，把希望寄托在张智魁身上。

“在这样的条件下，经历这样长的时间，潜艇上的官兵生还可能性已经极小了。”张智魁冷峻地说：“不过，我们还是要争分夺秒，找到潜艇。”

“请想尽一切办法!”海军领导同志期待着。

“我还是要用土办法扫海。”张智魁命令两只舰艇分别牵引一条长铁索的两端，让铁索沉到海底，象拖拉鱼网一样搜寻水下目标。

“发现一处可疑目标。”舰上的人报告说。绳索在某处被突然拉紧，似乎兜住了什么。

“海军潜水员先下!”部队的领导下令。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仓皇犹豫的潜水员，潜下时间不长

即返回水面。

“我在水下摸到了潜水艇首楼，我看见了交错的钢管……”他喘着气报告。

张智魁对他的报告有些怀疑，遂命令老潜水员沈阿四下水。他是信得过这位老模范的。

“报告！”沈阿四从水下发话：“我在这里周围摸了一遍，未见潜艇踪影。刚才海军同志说见到的钢管，实际上是我们锚链与导索的交叉！”

沈阿四从容镇定，又在那导索周围审视一番，然后才浮出水面！

两个潜水员的报告竟如此不一致！张智魁又派了两名潜水员下海探摸，结论依然是“未见潜艇！”

“简直是乱弹琴！”海军首长愤怒地面对海军潜水员：“应该给你一个严厉处分！”

张智魁连忙劝解：“海底情况复杂，而且千变万化。说不定刚才摸到潜艇，这段时间又有走锚^①的可能！”

经过仪器核校，舰艇没有走锚。

第二天，沈阿四等终于在另一位置找见了“4·18”潜艇。

海军处分了那位信口开河的潜水员。

张智魁调来了他主持试制的钢壳浮筒，决定对“4·18”潜艇实施浮筒打捞。他的减压技术、设备首次得到应用。他的潜水员首次顺利、安全地潜下48米作深水作业。

风浪太大了，任何船只都有被翻掉的可能。张智魁只好时干时停，在普陀山下的港湾中躲避风浪，伺机出击。一共用了十五个作业日，终于把“4·18”潜艇打捞了上来。

^① 走锚，指风浪中船体连同泊下的锚同时移动位置，一般是滑行，不易察觉。

这是我国首次打捞潜水艇成功的实例。

这对张智魁他们来说是一次胜利，但对海军说来是忧喜参半：一次大的事故加上一次打捞成功。陶勇司令员把张智魁等请到海军招待所款待一番。

张智魁体谅海军的处境。鉴于打捞局是事业单位、国家投资，他不愿开口向海军索取报酬，说：“打捞局对军队有救助义务。”

然而，上海海运局党委（它挂靠领导打捞局党委）却坚持要张智魁向海军收费三十万元！张智魁据理反驳，坚决不肯！

“老张讲义气！”陶勇司令员为张智魁敬酒。“我们都是红脸汉子哟！”

“生产2号”翻沉事件

一九六〇年正是我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期，对于张智魁任局长的打捞局似乎也是多事之年。这年春天，正当人们准备迎接“五一”节到来的时候，从吴淞口外传来了“生产2号”翻船的不幸消息。

“生产2号”是一条属于海运局的拖轮，是被打捞局临时租用拖拉作业船只的。这天，打捞局的谭兆奇、范崧船队请“生产2号”拖拉船只返回吴淞口，水面上无风无浪，拖轮牵引船只快速行进。然而，拖轮驾驶者忽视了从侧面涌来的海潮的涌力，没有及时调整方向，一阵大潮涌来，竟然把“生产2号”掀翻在水中。

这是由于驾驶者大意而造成的严重事故。海运局两个局长和张智魁都火速乘船赶到现场。但见“生产2号”象一条死去的鲸鱼一样，悲哀地翻扣在水面上随波浪起伏。已经打捞

上来七名船员的尸体。

“还有人活着，在船仓里！”张智魁大叫一声。他听见了从翻跌的船底传来的“嘭嘭”的敲击声，说明船仓里还有活人。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向外面发出求救信号。

应该赶快回答他们，给他们以希望与鼓励！张智魁抡起榔头敲击船底，这是平时工作中通常联络的信号。

“嘭嘭嘭！”下面的敲击更急切起来。

然而，上面的人都在望船兴叹。从海运局长到打捞队长、潜水员们，尽管大家心急如火，急得跺脚，但没有一个现成打救遇难者的办法。捞起和扶正偌大的拖轮，必然要拖延时日，而被困在水下船舱里的幸存者是坚持不了多少时间的。唯一的办法是割开船底。然而，这翻船正是凭借了舱中的空气才漂浮水面；也正是那点空气，维持着几位幸存者的生命。倘若割开船底，里面的空气会骤然逸出，船体会很快下沉，几名幸存者极有可能迅即淹没。这样，非但未救，反而害之。

“嘭嘭嘭！”船中的敲击声愈来愈微弱而急切了。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手拿电割枪的潜水员顾虑切割的后果，手禁不住抖动起来！

“割！坚决割！不割，几个人无疑必死；割开，九死一生，可能有生的希望！”张智魁的话语斩钉截铁。

这是关键的时刻！两名海运局长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再看潜水员，人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人命关天，谁敢负这样大的责任？

“我割！”张智魁毅然抄起了电割枪。这是一双在当年抱过机关枪冲锋陷阵的手，这是一双巧妙地掌握了打捞、潜水

技能的手，加上主人的超人胆略，今天要大显神威了！

当然，在操起电割枪的一瞬，他脑际间也闪过一丝犹疑：这是空前未遇的难题，有可能通过他的手，他的切割，使沉船放气沉没，加速那几位遇难者的死亡，这无疑是自己杀了人。但是，坐以待毙成吗？他熟识“生产2号”上的几名船员，在多年的共事中与他们建立了友情，他能抛下他们不管吗？！

有两种电割枪切割：一种是空气切割，温度较低，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割开两寸厚的船底钢板与纵横的钢筋铁骨；另一种是水下切割，温度很高，但是只能在水中进行，凭借水的屏障保护操作者免受高温与强光的伤害。

“我要用水下电割枪在水面上切割！”张智魁大叫。

张局长难道急疯了么？在空气中实施水下切割？！这是荒谬的、冒险的违反操作规程的行动！在空气中，几千度的电割枪喷火会将操作者的皮肉烤焦，将眼睛刺瞎。而且，用不了几分钟，那翻扣的船底铁板便会被烧得通红通红。

张智魁已经横站在船底上。

“来呀！我有办法。”张智魁招呼旁边的十几个人，“你们排起队，抄起水桶打水，一桶接一桶浇在我身上，这不就是水中切割了么？”

人们先是犹疑，继而迅捷地按张智魁的方案排起队来，随着第一桶水从头浇下，张智魁手中的电割枪吐射出熔金般的火舌。

“很好！加油！”张智魁为泼水者打气。

火光随着倒水的节奏明暗晃动，一种从未体味过的炙烤与闷热立即包围着他那高大身躯。手在抖动，眼睛刀割一般疼痛，但还要全力以赴瞄准目标。他连常规用的墨镜都没有